



纸墨年轮

高新刚(曲阜)

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结缘,已有40余载。1983年《济宁日报》复刊,我恰好在这一年走上工作岗位。40多年来,《济宁日报》伴我成长、伴我成熟,见证了我人生的风风雨雨。

不谦虚地说,我是个“报痴”,对于纸墨香,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喜爱。娘曾说过,我百天那天,面对花里胡哨、杂七杂八的物件,伸手便把报纸抓在手中,挥来挥去,咯咯笑着,再也不肯放手。这似乎注定了我一生的与纸墨有缘。

1983年,大学毕业的我回到母校做了一名语文老师。这一年,《济宁日报》复刊,成为我关注的对象。恰巧学校教研组里就有一份,读起来非常方便,看到好文章,我还会向学生推荐。

我一直都有投稿的想法,但这个想法直至2012年才付诸行动。那一年的母亲节,我想母亲了。母亲辛苦劳作一辈子,没享过什么福,在几年前的一个母亲节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于是,一篇写给母亲的散文《那个母亲节》一挥而就,我还发到《济宁日报》电子邮箱里。没过几天,这篇文章发表在《济宁日报·文化周末》。这是我在《济宁日报》发表的第一篇作品,我对《济宁日报》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。此后,《书缘——书香是生命永恒的香味》《远去的背影——怀念姜葆夫老师》等文章也相继发表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2024年9月份,我加入了济宁晚报·悦享银龄读书会,真切感受到浓浓的阅读和写作氛围。我的习作《我爱红枣》一文还刊发在当年10月16日的《济宁晚报》上。次月的19日,我有幸参加了悦享银龄读书会第5期暨秋季征文颁奖活动,不仅拿到飘着油墨香的《济宁晚报》样报,还拿到了作品的获奖证书,顿觉“醉了”。

我爱这浓浓的纸墨香,直到永远。



我与《济宁晚报》

李瑞华(梁山)

喜爱文学,是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坚持的事了。一路走来,也曾有“豆腐块”见诸报端,也有散文随笔发表于网络自媒体,但终归是“小打小闹”,真正与报纸结缘并发表作品,还当属结缘《济宁晚报》之后。

初次邂逅《济宁晚报》是在2023年。那简洁而醒目的报头吸引了我,那唯美的文学作品打动了我的心。“百姓写手”“春秋文化”“济宁老年”等版面上的文学作品,都是我的最爱,那些优美的散文、动人的诗歌,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不同心灵世界的窗户。我一下子爱上了《济宁晚报》。元旦前夕,《济宁晚报》的征订工作开始后,我毫不犹豫地订了全年的报纸,感受阅读报纸带来的美妙。

《济宁晚报》是家乡的纸质媒体,内容丰富多样,栏目设计新颖,本地新闻版面让我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家乡济宁的大小事:城市建设的新进展、文化活动的热闹场面、民生政策的温暖关怀,每一则消息都与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息息相关,读来倍感亲切。《济宁晚报》,让我汲取了营养,找回了自信和久违的心灵悸动,那份喜不自禁的心情无以言表,甚至一整天工作起来都格外带劲。

我相信,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与《济宁晚报》的这份缘分还将延续,激励我更加淡定从容地与文字相守,见证我和济宁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每一个瞬间。



与报纸结缘

杜少华(邹城)

1996年,我刚到古路口中学任教没多久,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,读报就成了了解世界的唯一信息来源。

当时,学校订了一份《中国教育报》,放在校长室里。为此,我常常敲开老校长的门借阅报纸,如饥似渴地阅读,汲取有用的知识和信息,摘抄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

由于常常翻阅,故而我对于报纸语言风格、用稿要求比较了解。2001年12月16日,我的文章《浅谈近视眼成因及防治措施》被登在《中国教育报》上,在晋升职称时帮了大忙。

社会日益发展,高科技日新月异。现在,电脑和手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,似乎所有的报纸都有了电子版,阅读起来更方便快捷了。但我,现在依然每年订阅一份《中国教育报》。

去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结缘《济宁晚报》。作品《一朵白莲》在“情满四季·盛夏”征文中获二等奖!我在欣喜和雀跃的同时不禁感慨,自从结缘《济宁晚报》,我受益匪浅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,我去现场参加活动的机会不多,但一直关注悦享银龄读书会微信群里的信息。在微信群里,我每天都能汲取精神营养,滋养自己的内心,丰富自己的内涵,这让我感觉很充实。

感谢《中国教育报》,二十八年来,一直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日子。感谢《济宁晚报》把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,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,提高了自己写作的水平。

感恩有你。

我和报纸的缘分

李雪影(邹城)

说起我和报纸的缘分,要回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,当教师的父亲给我们姐弟几个订了一份《少年报》,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报纸。

第二次接触报纸,是2003年时与《兖矿新闻报》的相遇。在上面发表了一首诗歌后,我激动地眼泪都掉了下来,从此以后,我再也没有放下手头的书和笔,正式开启了诗歌和随笔创作之路。

去年三月,我在济宁老年大学写作班学习,偶然接触到了《济宁晚报》。从七月份开始,晚报组织开展的每月一期的悦享银龄读书会,让众多文学和阅读爱好者欢聚一堂,大家一起听讲座、谈心得、交流创作经验,互相学习、互相促进。

过去,人们的观念是退休以后就在家颐享天年,每天与锅碗瓢盆和追剧打交道,但长此以往,不仅会与社会脱钩,与子女也会产生隔阂。因为当今社会发展迅速,不学习、不积极融入社会,很快就会被社会淘汰。《济宁晚报》的内容丰富,知识性、实用性、可读性、参考性都很强,是非常值得订阅的一份报纸。元旦前看到晚报发布的征订信息后,我第一时间订阅了2025年度的《济宁晚报》。在通过读报提高生活品质的同时,还能参加线下读书活动、各种主题征文,真是太棒了!

悦读着 收藏着 快乐着

张庆余(嘉祥)

说起我与《济宁晚报》的缘分,从她创刊时就结上了。之后一直割不断,“感情”愈来愈深。

每当新的一期《济宁晚报》到来,我都急不可耐地阅读一番。版面鲜活、内容丰富,使我将阅读变成了“悦读”——在轻松中享受着快乐。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精神食粮。读着其中的一些美文,遇见从未知晓的趣事,那种感觉真比喝一碗美酒都爽心惬意。

我有这么一个特点,就是在读报时,对感觉比较精彩的版面,或有纪念意义的、或比较重要的资料乃至耐看的图片等,总是舍不得扔掉,久而久之,这些变成了我的收藏品。

不仅仅是“悦读”和收藏报刊,我还喜欢投稿。就《济宁晚报》而言,在近些年我为之所投的稿件中,最值得高兴和难以忘怀的是:2018年9月28日,我发表了文章《从满目疮痍到青山绿水》;同年10月26日,在“大运河征文”栏目发表了《大洋桥上有故事》;2024年10月21日,发表了诗歌《秋在哪儿》,这篇作品还让我在11月19日举行的悦享银龄读书会第5期暨秋季征文颁奖活动上,拿到了一本获奖证书。

每每想到这些,我心中就充满快乐。

去而复返

蔡月萍(太白湖新区)

小时候,我对报纸最初的印象,要么是糊在墙上的“装饰”,要么是母亲用来做鞋、衣服及绣花的样子。我没问过报纸的来历,大概是父亲从学校拿的吧,他在村办学校里教书,而学校里是有报纸的。

正式读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专毕业后开始。当时,临街有单位开的报纸杂志门市部,我同屋的小霞就在门市部从事销售工作。休息时,我经常光顾门市部,翻看里面的杂志报纸。

成家后,老公常买的报纸是《齐鲁晚报》,新闻新、信息量大,和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不少。后来,手机能上网了,我就开始看订阅的手机报。想看啥新闻,也可以搜索或关注感兴趣的公众号,快捷而方便。慢慢地,我和纸质的报纸渐行渐远。

退休后,因和《济宁晚报》结缘,我重新开始看报。除了从报纸上看各种文章,增长见识外,晚报开展的线下读书会和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,也吸引着我积极参加,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不少色彩。